

FAN

NAO

YU

PU

TI

xin

zai

shen

me

difang

烦

恼

与

东方出版中心

心在什么地方

这日子好比万

花筒,摇晃起来也五

光十色的,但把它们

还原过来的时候,又

只有几粒细碎的玻

璃……我们的心在

哪里?这心灵的秘

密究竟是怎样的?

菩提

何士光 著

煩

惱

与



東方出版中心

菩提

何士光 著

心在什么地方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烦恼与菩提：心在什么地方/何士光著．—上海：

东方出版中心，2000．4

ISBN 7-80627-524-X

I．烦… II．何… III．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．I 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57448 号

烦恼与菩提——心在什么地方

5.30

出版发行：东方出版中心

地址：上海市仙霞路 335 号

电话：62417400

邮政编码：200336

经销：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

印刷：昆山市亭林印刷总厂

开本：850×1048 毫米 1/32

字数：160 千

印张：9 插页：2

印数：10,000

版次：2000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627-524-X/I·167

定价：15.00 元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是一部从存在的角度出发,从物质的意义上来认识佛法和道义的散文集。从认识心灵也是一种物质开始,对传统文化中的佛法和道义所涉及到的种种内容进行了追述。指出了世界并不是由神支配的,人的命运只是掌握在自己手里。并指出了求取心灵的安定才是正信,而求财求福和求法求术则是迷信和邪信。

全书从平常的生活实际出发,文笔雅致流畅,内容也深入浅出。可以当作单篇的散文阅读,也可以当做一本完整的撰述阅读。

目 录

卷一 (1)

求一件最大的东西(代序)..... (3)

不识庐山真面目 (10)

命运的咽喉在哪里 (18)

糊涂并不难 (26)

何为悲欣交集 (34)

一样生百样死 (41)

心灵的本相是智慧 (50)

学问不能无止境 (59)

卷二 (71)

心在什么地方 (73)

一个长久的误会 (84)

2 · 烦恼与菩提——心在什么地方

站在巨人的肩上	(94)
找一张安详的面孔	(104)
幸运与不幸	(115)
一觉如小死	(126)
鸡鸣早看天	(138)
人世是一处客栈	(149)

卷三

(163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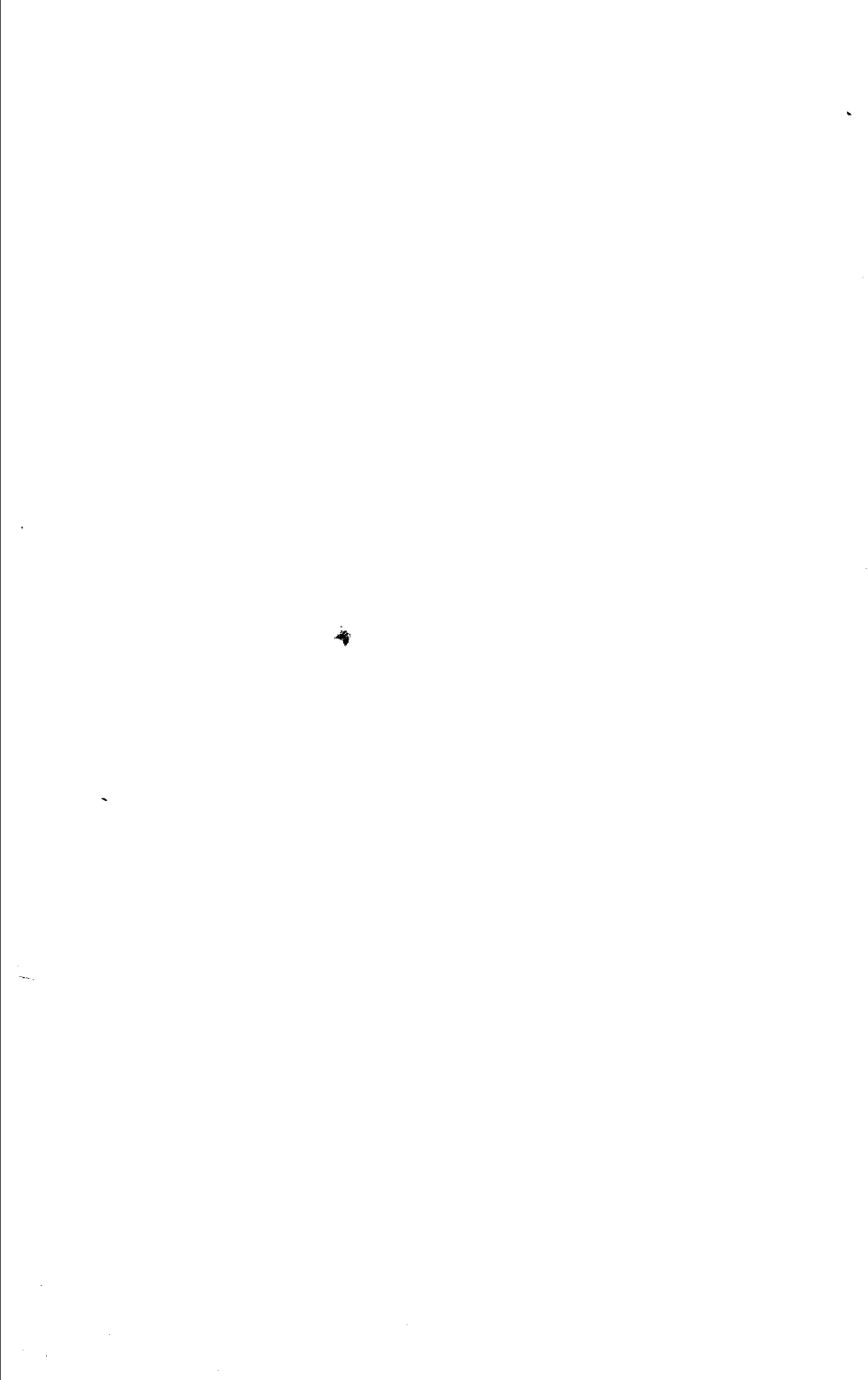
一部最短的经典	(165)
身躯里的风云雷电	(180)
走近这口水井	(191)
此地离黄鹤楼不远	(204)
开辟鸿蒙谁为情种	(217)
心灵是空而后灵	(230)
还是原来的那个人	(244)
让心里有一个依靠	(260)

后记：一切说法均是方便

(275)

卷

一



求一件最大的东西 (代序)

……又一个白天到来了，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，即照见这个忙忙碌碌的人世上，五光十色的车辆正川流不息。在林立的高楼和缤纷的橱窗之间，不论是仪态万方的女士，或者是踌躇满志的男人，也都步履匆匆的。一切又照常地开始了，日复一日地，这大千世界，芸芸众生，又诚然在寻求着自己的东西，在奔向自己的归宿之地。

这时候，在一处经堂里，一位法师也正在给人们说法。经堂在庙宇的楼上，小小的庙宇则落在喧嚷的街市里。这当然也是一种会议，正如普天之下，此时此刻，也不知道有多少会议在召集。

而人们若是聚在一起，便总是在说生计。法师当然也是这样，如其不然，是不会有人聆听的。人们既然来了，说不定就还有一种希望留在这里。这时候法师

4 · 烦恼与菩提——心在什么地方

就问大家,诸位今天来到这里,便都是于佛有求的,是不是呢?

事情诚然如此,人们都没有异议,便算是默许。

这就很好。法师说,出家人是不打诳语的,我佛慈悲,能给大家一件最大的东西。我们如果有什么要求取的,就赶快向他求取吧。那么我提醒大家,一定得求取这件最大的东西,不然的话,就错过了这样难得的机遇。

我们就从这儿开始我们的叙述。在不得不对这生命和生活加以讨论的时候,我们也不得不尽量地削减论说的风貌。日子辗转地来到今天,我们都已经太累了,也已经被各种各样的论说吓坏了。如果还有什么话不能不说,或许就得像法师这样,直指人心为好。

那么,这最大的东西是什么呢?或者说,我们到底该要什么呢?法师要大家好好想一想,果真是最大了,然后再说出来。

稍一停即有人说,他要求身体健康,这或许就是最应该求取的东西了。

法师却摇头说,这不算大。再健康的身躯,到头来也是要朽坏的。连释迦牟尼佛也有灭度的时候,那身躯也要舍弃,更何况我们呢?佛之所以要灭度,就是要对我们说,有生必有灭,一切有形有象的东西,最后都是要溃散的。人总有健康的时候,也总有丧失健康的时候,牵挂也无用,你牵挂它做什么呢?

又有人说出了自己的心愿,说话的是一位妇女。她说得很坦率,说她最希望的,就是儿子能考上学校,除此之外,她倒想不出别的。

法师笑了,又摇头说,这也不算大,这只是第一个要求而已。往后儿子念完了书,你就还会要求他有一个好的职务。等有了好的职务,又还会要求他娶上一个好媳妇。然后再生一个好儿子,又要求他也考上学校。这样一次又一次地要求下去,是没有尽头的。

大家想想也是。如果可能的话,我们就应该只用一个请求,便把我们所需要的东西要求完毕。如其不然,就总是在要求,人的一生就是不会有结果的。

于是有人说了,还是要钱为好。这是一位成年的男人说的,他说如果把金钱与权力相比,金钱还是胜过权力。要是权力不能化作名利的话,谁还会去争夺呢?只要有了钱,便什么都是可以收买的。

这位男人没有避讳什么,而且还不无义愤,就引得人们都笑了。

法师也笑了,就对他说:现在你已经求到钱财了,那么你拿它们来做什么呢?

这甚至都用不着回答了,男人把手一挥,就一一地数说起来:可以去买房子,去买家具;还可以买汽车,买各种电器;然后去旅游,住漂亮的酒店,吃好吃的东西,做自己想做的事情,还有什么不能做呢?

法师等他说完,却仍旧问他:可是这位施主,你又为什么要这么多的东西呢?

6 · 烦恼与菩提——心在什么地方

这就很舒服了，男人笑着说，难道还能别的？

法师追问他，哪儿舒服呢？

男人照实说了，当然是这心里舒服。

这就对了，法师说，我们辛辛苦苦忙忙碌碌，最后都得回到心里来，都是为了心里舒服。那么，要是我们的这颗心从来都是舒服的，本来就没有什么不舒服，那又怎么样呢？那就不需要再去找些什么东西来满足它了，不用再含辛茹苦，也不用再绞尽心机。我们不是永远都只有一些东西？那就不管我们有些什么东西，或者又换成了什么东西，就始终都是舒服的。

法师的话有些让人意外，但这些话似乎也引动了人们的心意，经堂里开始活跃起来了。

一位学生模样的年轻人站起来，向法师行了一个礼。

我明白了，他对法师说，这个最大的东西，是不是真理？

阿弥陀佛，法师给年轻人还了礼，然后回答他说，这样对你说吧：你在痛苦的时候，就不会再问什么叫痛苦，而你在快乐的时候，也不会再问什么叫快乐，是不是这样呢？

是的，年轻人点头说，这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了什么是痛苦和快乐。

这就好。法师说，那么，如果你的心里已经很安静了，很自在了，到了这样的時候，你又还要真理来做什么呢？

年轻人被问住了，禁不住一怔。

这时候经堂里已经很活跃了，人们轻声地交谈起来，都在推测着这最大的东西究竟是什么。而法师的用意也很清楚了，应该说从一开始，他就在把人们引导到这件东西上去。

这样地过了一会之后，即有人犹犹豫豫地问道：这最大的东西，莫非是心？

确实，在这天的法会上，虽然才只有几个人说出了自己的心愿，其余的心愿也就用不着再说了，把这些心愿加在一起，就几乎是我们平日里所要求的全部东西。人类的一部历史，也好像不过如此而已。而我们在要求这一切的时候，不就是用这颗心去要求的？那么又或许只有这心灵，倒是我们没有想到的。

而这心灵，也好像就是最大最大的东西，或者最小最小的东西。它若是大起来的时候，不是能把天地万物都收在心里？若是小起来的时候，便有眼也不识泰山，就连一点小小的得失也是放心不下的。

人们静下来了，都在等着法师回答。

法师这才点头说，是的，这最大的东西，就是心。佛能帮助我们找到的，是一颗涅槃妙心；我们只能向佛求取的，也是一颗涅槃妙心，一颗宁静、圆满而自在的心。

诸位不是于佛有求吗？法师于是就开诚布公地说：所以我要对各位说，凡是向佛求心的，就是对佛法的正信；凡是向佛求福的，就是对佛法的迷信；而凡是

向佛求术的，就是对佛法的邪信。

我们该求取什么呢？法师就要大家善思念之。

法师这天早上的这些谈话，就仿佛是一段序言，一个引子。

在推测着最大的东西就是心灵的时候，大家还有些兴奋。等到法师证实了这一点之后，人们倒反而沉寂下来了，感到隔膜，也充满疑问。

就只是求心吗？这不就是很渺茫的？世界是这样的真实，人生是这样的艰辛，生活是这样的繁复，光求心又有什么用呢？这就不仅让人疑惑，而且还让人觉得这是糊涂的，不切实际的。

然而法师的这些话，又还是牵动了人们的思绪。也许在平日里，对于我们所怀着的这颗心灵，我们是有些熟视无睹了。我们总是把眼光看着世界，总是让这心灵牵引着我们走来走去，却很少回过头来打量我们自己。现在一回过头来，也就不能不看见，要说秘密的话，这心灵本身，又何尝不是一个秘密？而且这天地之间，又还有什么秘密，能比这生命更秘密呢？

这心灵虽说很渺茫，却又真实不虚，是人人都能感到的。要是我们没有这颗心灵的话，就不成其为人了，又哪里还能谈论生活、创造历史呢？应该说造化的全部秘密，就不仅留在世界那儿，也留在我们的心灵这里。我们虽然把世界认作客体，而把我们自己认作主体，但我们又不在世界之外，而正是在世界之内的。我

们既是生活在这世界里,同时也是生活在我们的心灵里。我们就是用这个秘密的心灵,去打量秘密的世界。就算有朝一天我们能把世界打量完毕,不是也还要回过头来,面对这心灵的秘密?

那么这心灵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呢?它所含藏着的秘密,不就是最后的秘密?

而事实上,如果我们是用一种秘密去解开另一种秘密,就最终是不会有结果的。我们解不开心灵的秘密的时候,也就解不开世界的秘密。这就并非不切实际了,恰恰相反,倒正是切合着这个基本的实际。这时候只要稍微深入一下,我们便很快就会看到,世界的真相,命运的咽喉,历史的步伐,人生的意义,全都会搅缠在心灵这里;如果解不开心灵的秘密,这所有的秘密也就是注定地解不开的……

不识庐山真面目

来到这个人世上,从我们把眼睁开的那一刻起,我们就一直在打量着这个世界。我们诚然想把这个世界的真相看得清楚一些,然后好在这种真相的引导之下,好好地生活下去。

那么,我们能看清楚这个世界吗?我们所看到的一切,是否就是世界的真相呢?

我们当然以为我们是能够看清楚这个世界的,并且认为我们一次次地看见的世界,也就是世界的客观的真相,其实又当然不是的。

我们所看见的景象,始终只是我们的心灵所照见的景象。我们根本就没法描绘出一种景象,会不是由我们的心灵所照见的景象。世界是一种存在,我们的心灵也是一种存在,我们又怎么能只管世界的存在,而不管心灵的存在?当我们说到世界的时候,就已经把心灵暗藏在其中了。离开心灵来谈论世界,就谁也做

不到。

心灵的关隘,或者说心灵的这种实际,便在这儿显露出来了。

我们的诗人苏轼,就曾经写过一首诗,来追究庐山的真相。我们向来所看见的庐山,是否就是庐山的真面目呢?我们往往以为是的,诗人就说不是的。

他写道:横看成岭侧成峰,远近高低自不同,不识庐山真面目,只缘身在此山中。在不同的地方看庐山,庐山的景象就不一样。这样你也就不能说,你所看见的景象,就是庐山的客观的景象。即便不在庐山之中,而跳到庐山之外,也只能增加一些不同的景象。

在这里,影响着诗人去打量庐山的,就不是庐山本身,而只是诗人的眼光。只要一有立足点,所看到的便只是一种景象。

仍然说这位诗人好了。关于对世界的打量,据说还有这样一个故事:

一次,他与好朋友佛印大师约好,要在入静之中察看一下对方是什么样子。他先察看大师,看见大师是一堆矢。大师再看他呢,却俨然是一尊佛。诗人自然高兴极了,便以为大师比自己不如。

实际的情形当然不像这样。回到家里,诗人便把这件事告诉了苏小妹,不料苏小妹听过之后,却笑起来。她对诗人说:人的心里若有矢,便看人也是矢;人的心地若是佛,便看人也是佛。于是诗人又才醒悟过